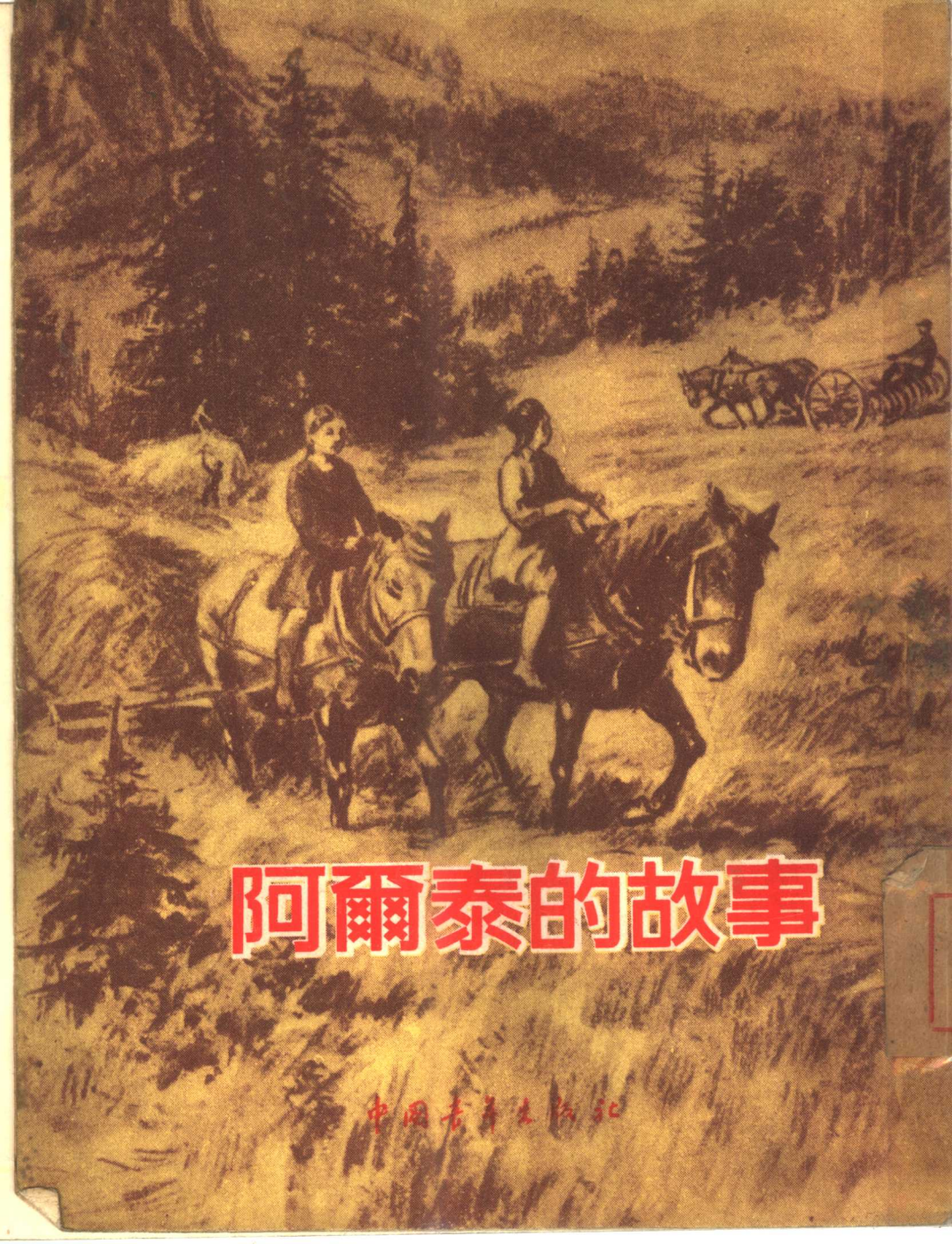




阿爾泰的故事

中國青年出版社

阿爾泰的故事

伏隆柯娃著 林耘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37 文學 95

阿爾泰的故事

著 者 [蘇聯] 伏 隆 柯 娃
譯 者 林 耘

出版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開本 787×1168 1/32

印張 2 2/8 字數 192,000

定價 10,400 元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阿爾泰是蘇聯俄羅斯共和國的邊區，原來是一個偏僻、嚴寒、落後的地方。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解放了阿爾泰的土地和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給阿爾泰帶來了幸福和繁榮。

這本書寫的是阿爾泰的一所學校的師生們與大自然作鬥爭的故事。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家鄉；他們的偉大理想，就是把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家鄉改造成為美麗的大花園，為集體創造幸福；他們正為着實現這個理想在努力學習，頑強地勞動着。

Л. ВОРОНКОВА
АЛ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1

主要人物表

柯斯佳——學生。

瑪耶——學生。

愛爾格莉——學生。

雅日那——學生，柯斯佳的好朋友，契契克的哥哥。

契契克——學生。

麗達——學生。

安特烈——學生。

阿廖沙——學生，少先隊小隊長。

瑪爾華——女教師。

安那托利——校長。

馬孟——學生。

伊凡諾夫娜——柯斯佳的母親。

喀秋莎——學生。

娜絲金加——少先隊輔導員。

李薩汶柯——園藝家。

瓦夏——學生。

格里高利——體育教員。

安娜——女教師。

費加——學生。

萬尼亞——學生。

查哈爾——數學教師。

奧麗加——學生。

丹孃——學生。

卡嘉——學生。

巴威爾——集體農莊莊員。

司巧潘尼達——巴威爾的妻子。

麥特維——集體農莊主席。

達嫩恰克——契契克的祖母。

托爾鮑斯——契契克的祖父。

巴蘭達——契契克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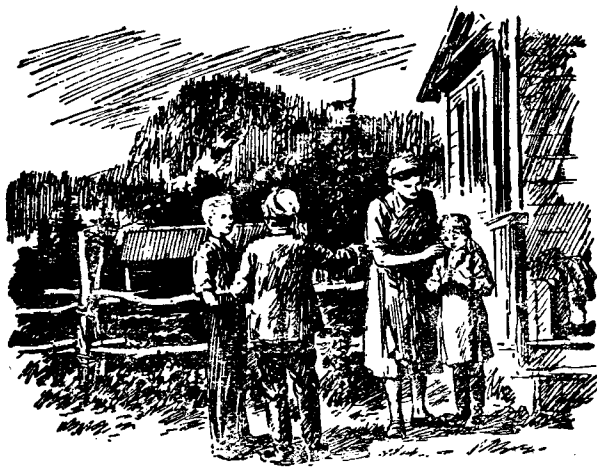
阿爾奇涅——契契克的女友。

目次

柯斯佳準備做報告.....	一
爭呀吵呀，後來大家都同意了.....	二〇
給小朋友們的禮物.....	元
重要的談話.....	二六
柯斯佳的魔術.....	四四
在契依涅斯卡雅山麓.....	四〇
少年自然科學家在城裏.....	四四
蘋果花瓣.....	五
渡口的遭遇.....	四四
這是有紀念意義的一天！.....	五
契契克到底沒有抄別人的習題.....	六
終身的誓言.....	九
迎接春天.....	一〇〇
在瑪爾華的家裏.....	一三

水晶項鍊·····	二七
又刮起北風來了·····	二四
在遠離人煙的養兔場上·····	一五一
在大森林中·····	一六一
誰來過了？·····	一六六
到牙白崗去的路上·····	一六六
契契克的家·····	一九二
去看奶奶達嫩恰克·····	二〇二
割草場上·····	二〇四
托爾鮑斯爺爺·····	二三一
喇嘛·····	二五四
又回到卡杜尼·····	二七一
我們的阿爾泰！·····	二八一

柯斯佳準備做報告



柯斯佳攤開練習簿坐着，手裏拿着一枝鉛筆。是課間休息的時候：孩子們在走廊裏奔跑着，打鬧着，歌唱着，鬨笑着。可是柯斯佳爲了抓緊時間準備在少年自然科學研究小組集會上的報告，就把自己關在靜悄悄的物理實驗室裏。

柯斯佳皺着眉頭，他那短短的淺色頭髮弄得亂蓬蓬的，手裏轉着那枝鉛筆，剛寫了一個開頭，馬上又塗掉了。他自從讀完了季米里亞席夫的那本書——植物的生活以後，他的兩隻眼睛彷彿睜得更大了。他覺得那習慣了的毫不稀奇的世界，也突然變成了一個嶄新的、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天地，許多新奇的顏色、思想和感情都在他的眼前閃爍着光芒……

「什麼東西裏面都有太陽光！可不是嗎？——什麼東西裏面都有！」他想得出神，自言自語地說，「糧食裏面也有，肉裏面也有……就說躺在爐子跟前的那一堆木柴吧，這不是一堆普普通通的木柴，這裏面也藏着太陽的能力，簡直可以說是用太陽光製造出來的一聽『罐頭』……你看窗台上擺的那盆秋海棠，發芽，生長，開花，——那都是因為有太陽光照射着它的緣故！真奇怪，這一切真是太奧妙了！……」

他翻開季米里亞席夫的書，又唸了幾行，使他非常感動：

「……有時候……太陽光照射着大地，可是它照射的並不是不毛之地，它是照射在那剛剛發青的小麥芽上，或者，不如說，照射在那葉綠素的小粒兒上。太陽光一照到葉綠素上，它就熄滅了，不再放光了，可是它並沒有消逝。它不過是那麼搖身一變……鑽到糧食粒裏去變成可以營養我們的東西。它變成我們的肌肉和神經……就是這一縷陽光使我們的身體溫暖，並且給了我們活動的力量，說不定，這一分鐘，在我們的腦子裏就是它發生着作用呢。……」

怎樣把這些講給少年自然科學研究小組的同學們聽，不光是叫他們聽得懂，而且還要叫他們聽得有興趣呢？

柯斯佳默默地想着，踱到窗口。早晨結在窗玻璃上的那層薄薄的銀白色的霜花，已經融化了，只剩下挨近窗框的邊邊上，還有一些樹枝似的霜花在閃着光。契依涅斯卡雅大山的圓錐形的覆着白雪的高峯，在瞅着這扇窗戶。

「春天來了，太陽溫暖着大地……」柯斯佳想，「契依涅斯卡雅山上的雪開始融化了，雪水匯流成許多條小溪……多麼光亮耀眼呀！頂好爬到那些山頂上去——站在山頂上大喊幾聲，才痛快呢。春天的太陽一步步的走來啦……嘿，我怎麼搞的！」他忽然驚醒了：「我坐着，坐着，坐了老半天，練習簿上還是一片空白……我這篇報告用什麼題目好呢？有了。就拿『太陽光』做題目吧。」

柯斯佳重新坐到桌子跟前。可是剛剛把鉛筆拿到手裏，就有人在外面敲門：

「柯斯佳！柯斯佳！」

「給他們找到了！」他厭煩地連大氣也不敢出，決定不回答他們。敲不開門，他們就會走的。

可是門外爭論起來了：

「讓開，我來敲！」

「怎麼，好像我沒有手似的……」

門敲得更響了。

「柯斯佳，開門！」

「你這麼瞎吵亂嚷幹嗎？說不定，他不在這兒？」

「瑪耶，你又跟人家『找岔』啦？當心讓瑪爾華老師聽見！走開，讓我從鎖眼兒裏瞧

「瞧！」

「嘿，你瞧吧！我早就看過啦——那兒插着一把鑰匙！」

「他在那兒，他在那兒，我從窗戶裏看見他啦！」

柯斯佳站起來，開了門。兩個五年級的女生——瑪耶和愛爾格莉——站在門檻上。

「這是怎麼的，真是，硬是不讓人家幹事兒！」柯斯佳苦着臉說，「你們有什麼事兒，說吧！」

「我們剛才正吵着呢！」瑪耶漲紅着臉激動地說，「我說，用不着馬上就去告訴安那托利校長，可是阿廖沙馬上就想跑去告訴安那托利校長。」

「唔，你們吵嘴了嗎？那就去找娜絲金好啦。她是你們的輔導員，我可不是，」柯斯佳反駁說，「你們有自己的中隊輔導員，我算你們的什麼呢？」

「那是因為契契克抄了麗達的作文，」瑪耶解釋說，「我們要你去跟她談一談！」

「契契克很怕安那托利校長……」愛爾格莉畏縮地補充說，「她很害怕……，她說：『那我就從學校裏逃走！』」

「虧她想得出來！」柯斯佳生氣地問，「她在哪兒？」

「在後面台階上坐着哪。」

走廊裏響起了鈴聲，又上課了。

「柯斯佳，你到我們小隊來吧，啊？」瑪耶扯着他的衣袖，催促他，「你去跟她談一談比較好，啊？」

「好吧。有空我就來，」柯斯佳一邊鎖門，一邊回答。「你們自己解決不了，還得別人去管你們這些閒事兒。還算是少年先鋒隊員呢！」

柯斯佳雖然說了「有空我就來」，可是自己心裏很着急，希望早點下課。既然是關於契契克的事情，他當然要去的。這個傻里巴氣的姑娘老是出事情：不是跟誰吵架，就是打壞什麼東西……有時候，她還抓了集體農莊的馬，騎着往高山上跑，往大森林裏牧放馬羣的地方跑，之後，她就對大家說，她真想念那些馬，不跟馬兒們在一起，她真悶得慌……所以她的哥哥雅日那就不得不把照顧他妹妹的這件好差事，拜託給他的朋友柯斯佳！

柯斯佳和雅日那的交情，是從一隻名叫考白斯的黃毛白牙的狗發生的。有一次，雅日那這個從牙白崗來的阿爾泰族○的孩子，看見一個狗販子用套索套住考白斯牽着走。考白斯不論看到什麼野獸，都敢衝過去咬，可就是怕人。要不是碰到雅日那，它就遭殃了。雅日那從那個狗販子手裏搶下了考白斯，把這隻給勒得半死不活的狗拉到柯斯佳跟前。從這時候起，他們倆就交上朋友了。儘管他們倆不在一班上課——雅日那高一年級——，儘管他們兩個人的性格也大不一樣——柯斯佳是個板起面孔不愛說話的人，而雅日那是個態度溫柔親切的人，——可是他們倆還是相處得很好。

兩個朋友到底免不了要分手了。雅日那唸完了七年級，要到巴爾瑙爾○去進技術職業

○居住於阿爾泰山區的蘇聯少數民族。——譯者

學校了。那是在一個晴朗的、稍稍帶點憂鬱氣氛的日子。契依涅斯卡雅山被那些擁擠在淡紫色的懸崖絕壁上的、秋天的茂密的叢林弄成紅色了。漸漸安靜下來的卡杜尼河還在轟轟地奔騰着。柯斯佳傾聽着它的喧鬧聲，尋思着：它經過了這一夏天的吵鬧，想必是累了……

這天，集體農莊割完了最後幾公頃的裸麥。柯斯佳也下了地，跟在收割機後面細麥稽。當細完最後一束麥稽的時候，夜露已經落溼了草地。柯斯佳跟媽媽一路走回家去，一邊看着太陽怎樣落到高高的團團的契依涅斯卡雅山的後面去。山色暗淡了，並且在日落後的橙黃色的天幕籠罩下沉寂無聲了。生長在山頂上的森林，好像是戴在契依涅斯卡雅大山頭上的一頂編織得密密茸茸的花冠。

「好像有誰到我們家來了，」媽媽說，「好像有人坐在台階上。」

柯斯佳仔細一瞧。

「媽媽，這一定是雅日那！」他說着，感到非常高興。

柯斯佳很想跑過去，抓住雅日那，跟他擁抱，一塊兒蹦一蹦，跳一跳。可是柯斯佳像往常一樣習慣地抑制住了感情的流露，用平靜的脚步走到他跟前，把手伸給他：

「你好啊，雅日那！」

◎ 巴爾瑙爾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泰邊區的中心城市。該邊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及我國新疆省接壤的阿爾泰山的北麓。——譯者

雅日那從台階上跑下來，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

「你好，柯斯佳！」

他們互相用幸福的眼睛默默地對望了幾秒鐘。

「還有這一位是誰呀？」媽媽含笑地問，「在台階上坐着的這一位是誰呀，啊？」

一個戴着一頂滾圓的阿爾泰式毛皮帽子的姑娘，不好意思地從台階上站了起來。帽子上閃耀着一根深紅色的帶子，還有一根深紅色的絲纓纏從帽頂上掛下來，垂在肩膀上。女孩子垂下了眼睫毛，揪着她那黑黑的結結實實的辮梢。

「這是契契克，」雅日那說，「我的妹妹。她到這兒來上學了。我們那兒沒有五年級……所以只好把她送到這裏來——就讓她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我自己明天就得上巴爾瑙爾去了。」

「啊，契契克！」媽媽親切地說。「這個名字要用俄國話來說是什麼？啊？喂，契契克，你說吧，可是我不能完全聽懂你們阿爾泰的話。」她抱着小姑娘的肩膀，彎下身子，瞧着她那雙黑黑的儘往地下瞅的眼睛。

「『契契克』的意思就是『花』。」小姑娘低聲地回答。

「這個名字真好！」媽媽說。「花！喂，小朋友們，你們怎麼就坐在台階上？你們來了老半天啦嗎，雅日那？」

「來了有兩個鐘頭啦。」

「一直坐在台階上嗎？怎麼好意思這樣……雅日那，你是知道我們的鑰匙放在哪兒的。嘿，進屋裏去吃點東西吧……哎，你這個人呀，真是……進來吧，契契克，進來吧！把帽子摘下來吧。你的這頂帽兒可真是漂亮，好看！……」

當剩下兩個男孩子在街上的時候，雅日那說：

「柯斯佳，我對你有個請求。也可以說，對你是個很大的麻煩。」

「什麼事呀？」

「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兒。」

「嗨，你說呀，什麼事兒？」

「我把契契克送來了。把她留在這兒。她完全是個鄉下姑娘，傻里巴氣的，除了牙白，哪兒也沒有去過。請你在這兒照應照應她，柯斯佳！我拜托你，就像是我自己在這兒一樣。你能不能接受這樣一個麻煩的請求？」

「當然能够，」柯斯佳說，「那有什麼不能？這也用得着請求！」

「她在家里可任性啦！」雅日那繼續說，「你不要看她現在悶聲不響。她這是還有點兒怕生。」

「沒有關係，我盡力就是。」柯斯佳笑着說。

這時候，身子細長的黃毛的考白斯不知道從哪兒跑來了。它嗅了嗅雅日那，就開始蹦蹦跳跳地向他表示親熱。

「瞧，考白斯都記得老朋友，可是你倒以爲我……」柯斯佳突然轉過身去。

「喂，算了吧！」雅日那微笑着說，「現在你說吧：你的酸栗果長起來啦嗎？」

柯斯佳樂了。他說：

「長起來啦。我帶你看去！」

小伙伴们正要向果園裏走去，契契克跑出來，站在台階上，高聲地喊叫：

「柯斯根！柯斯根！媽媽叫你們來吃晚飯啦！」

……第二天柯斯佳和契契克送雅日那上路。他們跟他一同乘渡船渡過了卡杜尼河。雅日那一面跟他們告別，一面再一次地向柯斯佳懇求說：

「柯斯佳，請你照應照應她。你知道，她多麼愛淘氣，就像一隻野耗子！」他又向契

契克嚴厲地說：「你要聽柯斯佳的話。他對於你就像是我一樣。春天我來接你回牙白崗去。你在這兒好好兒唸書……」

回來的時候就是他們兩個人了。契契克站在渡船的邊上，眼淚撲洒地直往碧綠的卡杜尼河水裏掉。柯斯佳自己也免不了難過，拚命想說句笑話：

「够了，契契克，別哭了，你再哭，我們卡杜尼河的河水都要變鹹了，所有的魚都要游到別的地方去了。有什麼好哭的？」

……就這樣，從這個時候起，契契克無論碰到高興的事兒也好，碰到煩惱的事兒也好，都少不了柯斯佳。